

又去了北京，去北京一所大学摇唇鼓舌。坐飞机去的，回程坐高铁。青岛北京之间，天上飞一个半小时，高铁上跑四个半小时。论速度，飞机快得多，飞快；论效率则未必。一来飞机场不比火车站，大多远离市区；二来安检花时间，而且任性，延误没商量。

不过我选坐高铁，主要不是因为这点，而跟季节有关。十月下旬，时值深秋。京城银杏，叶子黄得像熟透的银杏似的。给阳光一照，近乎透明。看了，再郁闷的心情也豁然开朗。不但银杏，就连再普通不过的白杨也不甘落后，黄起来毅然决然，绝不含糊。加上头顶蓝天白云，足以让人欢欣鼓舞。于是我想，城内如此，城

外、郊外、野外也一定赏心悦目。幽燕平川，齐鲁大地，纵一列之所如，观万顷之斑斓，但凭逸兴遄飞，神思悠然……

提包出门，学院一位赶来送行的副院长提醒我“伸手要钱”。伸手要钱？“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严肃事项，幽默表达，妙！公事务开往北京南站。周六清晨，一路顺畅。高耸的楼宇，宽阔的路面。不时闪过四合院灰色的门楼，遇见一条大约通往护城河的清溪。不出四十分钟，即是南站。下车时我不由得再次确认“伸手要钱”。修辞诚然幽默，但哪一样都幽默不得。是的，身份

“伸手要钱”重要不重要

林少华

证比身份还重要。教授、翻译家？村上春树？你以你是谁？没证照样取不出票上不了车。手机没了立马陷入危机。我很快拿身份证取了票，掏手机回了短信。

开往青岛的动车组俨然温顺的大鲨鱼，静静躺在那里守株待兔，把送上门的男男女女吞入腹中。其中当然有

一等座，A，靠窗。不赖，美好旅程的开始。少顷，一位衣着颇为入时的中年女士在我身旁坐下，忙不迭掏出手机向某人报告终于上车了。同时一脚蹬在前座靠背上。我刚想来个友情提示，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的身份不是列车员，她的身份不是听课学生。这种时候，身份比身份证重要。不料车快开时，一位男士径直走来，不声不响地把车票亮在女士眼前。女士当即一跃而起，惊呼上错车了。稍后我问男士她是上错车了还是上错车厢了？对方说应该是上错车厢了。我舒了口气，那还好。

男士落座后第一个动作是低头找插座，连线看手机。这么着，往下四个半小时我们未再开口。他一直看手机。责无旁贷，一往情深，眼神大约仅次于当年我在乡下时忽然面对一大盘热气腾腾的肥肉馅饺子。我呢，我不看手机，看窗外秋色。我甚至觉得我比他聪明：手机什么时候看不了啊？而窗外秋色可是转瞬即逝。一期一会，机不可失。这种时候，手机也不重要。

动车很快冲进秋天的原野。庄稼收割完毕，大地悄然清场。远看，天际浮云，孟秋气色，旷远苍凉。近看，村落树木，洗尽铅华，水落石出。树木虽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身着五彩，但也相当耐看。无论疏影横斜，还是高耸入云；无论万丝拂水，还成一枝出墙，无不各呈风

姿，浑然天成。秋来满树金黄诚然可圈可点，而无动于衷也未必相形见绌。你看河旁那几棵垂柳，依然郁郁葱葱，不知秋之已至；再看陌上那一行白杨，有的黄绿相间，有的红白参半，有的几叶飘零，有的半树浓荫，参差多态，无限风情。偶见一树独立，四野苍茫，纯然“野旷天低树”的绝妙注脚。

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不时闪入眼帘的村头院落。喏，大门旁那棵老榆树，虎踞龙盘，横逸斜出，上面搭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院内那两三棵柿子树，叶片几乎落光，而几粒柿子果仍坚定地守在枝头，犹如嵌在湛蓝天壁的黄金图钉。窗前挂着的莫不是红辣椒串？院外，一方不大的池塘，鸭们正扑棱着拼命上岸。房后，一条土路在田野间蜿

蜒伸向远方……凝视之间，我倏然涌起一股冲动，恨不得马上冲出车门，跨入那座院落。或东张西望，或悠然踱步，或在柿子树下喝茶，或盘腿坐在炕上眼望窗外的红辣椒串发呆，或在黄昏时分顺着房后那条土路去而复返。从此再不需要什么“伸手要钱”，身份证锁进炕柜，手机甩出窗外……“伸手要钱”也好，“钱要伸手”也罢，概不重要！

丹麦哲人克里凯尔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刚从一个晚会上回来，我是这个晚会的台柱和中心人物；我妙语连珠，令每一个人都开怀大笑，都喜欢上我，对我称赞不已——但我还是要抽身离去……”作为我，很可能不属于都市的会场，只有置身于这农家院落，我的心才会宁静，才有归依——或许农人才是我的身份？才是我确凿的身份认证？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那就是在北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中国队获得了三项世界冠军，捧得斯韦思林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于是举国欢庆，乒乓球运动就像草原上的野火，瞬间在中国大地上呈燎原之势。

上海这个城市永远领风气之先，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三个国手均是出自上海的年轻人，一时间上海从学校到里弄，凡有可能的地方都摆出了标准和标准的乒乓球桌。那时我刚上小学，课间打标准台要排队，好不容易轮到，没有打两下上课铃就响了。下课打弄台不正规，但实行丛林原则人争着摆大王，因为球桌，很多时间只能在旁边看着，羡慕同桌能打一打好球，只是有点自卑。

到了1966年，我家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六类”，属于逍遥派，于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找来纸墨砚呀，整天点呀、画呀、横呀、磨呀、撇呀、捺呀，既打发时间，又磨炼耐心，还有一点成就感。几个月下来，便有了些模样，练了两年字端正了许多，感觉人也端正了许多。因为能写一手好字总是被人刮目相看，不是有句话叫“字如其人”吗，其实也可以叫“人如其字”。

之后，人们又回到了现实，书不能读了，因为老师被打倒、教材被批判。大家开始寻找个人出路，政策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升学。实际上是鼓励去农村、去边疆。除此之外，鼓励的是参军；还有搞文艺，吹、拉、弹、唱，要有一技之长。赶个时髦，我买了把二胡，没有老师，没有教材，叽叽嘎嘎地自学起来。“天上布满星，月也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伸”，旋律悲悲切切，特别契合二胡的音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柔情似水，极富歌唱性，心会随着旋律而感动。因为扫“四旧”，经典的二胡曲，如《良宵》《病中吟》是不能触碰了，《山村变了样》《赛马》等一些中性的二胡曲练了几首，显摆显摆竟然在下乡时起了作用，被调到小分队，因此少受了几年皮肉之苦。

多年后又握起乒乓球拍，条件自然今非昔比，乒乓球馆有教练陪练，寒来暑往，虽然球技进步不大，但体重明显减轻，精神明显改善，尝到了锻炼的甜头。

之后，我重新拿起毛笔，坚持每天一小时，把人站得正正的，把笔写得稳稳的，把心练得静静的。从米芾、赵孟頫，到王羲之、欧阳询，仔仔细细地读，反反复复地临，认认真真地琢磨，日积月累居然有点进步，倒也自得其乐。

很多年过去，一晚，和太太散步，路经一个挂着“秦汉胡同”招牌的培训机构，见到有二胡课程，心血来潮报了名，从此每周一次风雨无阻。老师是南京艺术学院二胡专业的毕业生，出身二胡世家，跟着他学琴仿佛回到了童年。

母亲生前有句名言：“做人样样都要学一点。”那也许是她的人生经验。我体会到，从小学过的东西往往可以影响一生。想到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不知不觉间自己竟也朝花夕拾了。

三个月，行走欧洲13个国家58个地方。当我和先生最初做了打算，用自助的方式去完成这个计划时，还不曾预料到这将是一场痛并快乐着的，充满艰辛、挑战、刺激、无比好玩的旅行。

现在，许多人出国游会选择自驾游，我们出发前也做了这方面的准备，驾照公证、导航仪、无线路由器的准备。后来，除了在法国西部借了车外，我们大多使用公交，因为觉得在欧洲游，可充分利用那里便利的交通，许多城市都有一日通二日通的交通卡，这样省钱又省时。最重要的是我们完全融入当地人生活，达到一种我们喜欢的深度游。

欧洲的许多连琐小微旅店除了干净就是方便，下榻的旅店除了有卧室、卫生间，还有简易的厨房，锅碗瓢盆样样俱全。西餐吃腻了，我们得想办法变花样啊。去当地的超市，买了蔬菜、水果、鱼和肉，还买了一小袋米，有了这些食材，可以好好善待一下自己的中国胃了。

欧洲游中，每到一处，教堂、博物馆、城堡等让我们重温了历史，也从年轻时阅读的世界名著和传说中邂逅悠久的欧洲文明和人类瑰宝。贝多芬的故乡、莱茵河的故事、维也纳的夜色、意大利的雕像、圣母院的钟声、琉森湖的天鹅、少女峰的火车、朱丽叶的阳台、布拉格的秋色、魏玛的集中营、海德堡的哲学小道等，太多太多的人文故事和旅游趣事伴随着我们一路前行。

其实，自助旅游已经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也不是省钱旅游的代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旅游趋势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何为自助旅行？你不知道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问题会何时出现，你一定是竭尽全力地去解决。这个过程考验了你的意志，增加了你的胆量，挖掘了你的潜能，而最终结果是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内心获得的快乐性价比因此而无限增加。由此明白，原来旅行也可以这样去玩。

人，一生都在行走，只是在不同的旅程中发现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自己罢了。有时，大千世界和自己心灵世界的距离，只是一个瞬间感受的切换，正是这种神秘的关联，我们拥有了宽广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也拥有了对于生命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一种健康快乐的情绪让生命更加充盈和饱满。

旅行结束了，但我一直放不下对那段旅程的念想，一切都像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还好，那些画面都留在带回的影像里，所有的故事也都清晰地留在自己的记忆中。

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键盘敲打和整理，集结成《在旅途中找回自己》，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共撰文32篇，记录了我欧洲行的许多趣闻轶事和所思所想，同时配有一定量的图片和摄影体会。

我似乎梦游般地把这段旅程又重新走了一遍，就像当初决定以自助的形式完成旅行一样，完成了一个梦想。



沈雪江



朝花夕拾 (中国画) 沈雪江

我在新四军

任溶溶

1940年10月17日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先是在海安宣教科编《战士报》。那时这报还是油印的，请画家涂克同志作一木刻画印上去，倒也图文并茂。我除了编报，还到部队帮助战士布置俱乐部，搞文娱活动。

到盐城后，《战士报》已改为铅印。有一次日本鬼子炸盐城，震倒报社印刷所的铅字架，厂长半身给埋在铅字堆里。我们花了好几天才把铅字放回铅字架上。

当时小勤务员叫“小鬼”，我和他们相处得很熟。每顿饭有一块肉，我不吃肉，总把肉给我们的一个小鬼吃。这些小鬼出身苦，投身来参军，在部队里，他们将长成健壮的战士。我们的宣教科长张崇文同志，去过前苏联，我们空下来就求他跳个俄罗斯矮子舞给我们看看，他真跳了，很好玩的。后来我生病，是他劝我先回上海医病，病好了再来。但我病好后留在了上海做地下工作。



沈雪江

郁达夫所作《饮食男女在福州》，是将赴福州游玩的人必须温习的宝典。《礼记》里所谓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把“饮食”和“男女”并列的。显然，这是在说人的生命里有两种自然需求；而事实上，郁达夫这篇名文的标题，就暗示了他对福州人在这两个方面如何修行的观感。现在我把“饮食男女”颠倒了一下，变成主谓结构，看看能否只把读者引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对福州饮食的感受？但愿如此。

达夫先生说：“福建全省，东南并海，西北多山，所以山珍海味，一例的都贱如泥沙……又加以地气温暖，土质腴厚，森林蔬菜，随处都可以培植，随时都可以采摘。一年四季，笋类菜类，常是不断；野菜的味道，吃起来又比别处的来得鲜甜。福建既有这样丰富的特产，再加上以上在外省各地游宦官营商者的数目的众多，作料采从本地，烹制学自外方，五味调和，百珍并列，于是乎闽菜之名，就宣传在饕餮家的口上了。”

福州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也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中，最为著名的，非佛跳墙莫属。然而佛跳墙毕竟早已走出八闽，遍地开花，不甚新鲜了。要在福州美食上面“划重点”的话，肉燕和锅边糊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几乎是福州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达夫先生注意到，“初到福州，打从大街小巷里走过，看见好些店家，都有一个大砧头摆在店中；一两位壮健的男子，拿了木槌，只在对着砧上的一大块猪肉，一下一下的死劲地敲。”“我每次看见，总觉得奇怪；后来向福州的朋友一打听，才知道这就是制肉燕的原料了。”他说得没错。然而，也许他没有更深入地了解，或者随着时代变化，今天的肉燕做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复是郁达夫所谓用来“包制菜蔬”，而大多是“肉包肉”了——把猪肉敲打成一张薄薄的“肉纸”，然后裹以肉馅，成就一枚“肉燕”。吃过皮薄而透的缙纱馄饨吗？说白了，

肉燕就是缙纱馄饨，只不过“缙纱”不是用面粉而是用肉片做的！那可是豪门嫁女的节奏啊。肉燕若配以久负盛名的福州鱼丸，遂成鱼丸肉燕这道名点。其味道之鲜美，实在是无以伦比的。

蚌肉、蛎房、江瑶柱、蛎蟹、贴沙鱼和福橘、佛手、龙眼、橄榄以及茶、酒等，达夫先生笔下多有涉及，令人遗憾的是，福州最有名的锅边糊却不曾露面。

我在福州百年老店安泰楼吃过一桌地道的福州菜，里面就有锅边糊，初始印象是：一锅由蚬子、香菇、紫菜、虾皮、芹菜、葱花以及面皮煮成的面疙瘩。其滋味的丰富性和形式的独特性，自然引起食客极大的兴趣。可是，谁也说不清“锅边”的“糊”究竟从何而来。终于，我拒绝了当地朋友要在楼堂馆舍大嚼一顿的邀约，执意在店招只有“锅边糊”三字且桌椅均在门外的小铺子就餐，从而见识了“锅边糊”制作的全过程：将磨好的米浆沿着滚热的大铁锅边沿一圈一圈地浇下；米浆瞬

间被烫成干皮翻卷起来；然后用锅铲剔刮使之飘入沸汤；再放入蚬子、香菇等杂碎；烧开，舀起，盛碗，上席。与锅边糊形成标配的是油条或虾酥或海蛎饼。锅边糊的正确打开方式是像广东人吃生滚粥，趁热，否则面皮过分融化于杂碎汤中就太黏稠了，腻。秋冬季节吃锅边糊，啦啦啦啦，快意且为乐，最为惬意。

如果说肉燕是黄鹌翠柳的话，那锅边便是白鹭青天了。两者境界有所不同。安泰楼一面墙壁上，标着几行字：福州小吃八大金刚——锅边糊、肉燕、鱼丸、蛎饼、煎饼、米粿、芋泥、肉丸；福州传统八大闽菜——传统佛跳墙、白炒香螺片、煎糟海鳗鱼、榕城荔枝肉、爆炒鲜双脆、松子黄瓜鱼、鸡汤氽海蚌、香油活明虾。我想，这大概就是福州菜的基本格局了。倘若实在无法幸致全套，然则，肉燕和锅边糊，信手拈来，环肥燕瘦，疏而不漏，似乎也可差强人意了吧。

十日谈

秋冬之味 责编：殷健灵

秋冬寻味陶公山，食物的记忆也和乡情有关。请看明日专栏。